

話 劇

好 榜 樣



山東人民出版社

好榜样



話 劇

好 榜 样

欒 云 桂 作

內 容 提 要

紗厂女工徐瑛是个“雷锋式”的青年，她热情帮助别人，做了很多好事。这次，她抢救了一个孩子，并给孩子输血。这事，被同院的张培芳听到后，却以嘲笑的口吻说她是傻子。徐瑛却认为“应该做这样的傻子”。当李队长和孩子的姥姥到了张培芳家后，才知道徐瑛救的就是张培芳的孩子。张培芳通过这一事件，也提高了思想觉悟。

该剧热烈地歌颂了助人为乐具有共产主义品德的新人物和我们时代的新风尚。

話 劇

好 榜 樣

樊 云 桂 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3943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7/8 • 插页 1 • 字数 16,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2版

1964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9,000

統一書号： 10099 · 942

定 价：（4）0.11 元



张培芳激动地向徐瑛说：“你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青島市国棉八厂业余話剧团演出

张明山 摄影

人 物 徐 瑛 紡織女工。

徐大媽 徐瑛的母亲。

张培芳 紡織女工。

吳秀兰 紡織女工。

楊 洁 紡織女工。

张大娘 张培芳的母亲。

李队长 某人民公社生产队队长，女。

时 間 一九六三年春天。

地 点 某棉紡厂职工宿舍。

布 景 一排宿舍靠头的一間，門外是过往行人的小道。室内，正面两扇大玻璃窗，一側有小門通內室，摆設簡洁，異常敞亮。

幕 启 場上无人。片刻，张培芳手提肉、怀抱菜，外加大小包上。在她刚要拐向自家門前时，忽听后面传来喊声，停步轉身。紧跟着，一个粗壮的妇女——生产队李队长，追上来。

李队长 同志，借光，跟您打听个人。

张培芳 打听誰？

李队长 这，这个……

张培芳 姓什么，叫什么，住几栋，多少号？

李队长 （滿臉笑容）不知道。就听說她是棉紡厂的，个子不高，大眼睛，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

张培芳 我們这是棉紡厂的职工宿舍，就是姑娘媳妇多。你这沒名沒姓的，叫我上哪給你找去。

李队长 听說她就住在这片宿舍。同志，我找她有要紧的事呀。

张培芳 那我可別耽誤了你。（轉身要走）真新鮮……

李队长 （一把拉住）同志……（話沒出口，把对方怀里的白菜拽了一地）哎哟！对不起。（忙将菜拣起来）

张培芳 （本来就不大耐煩）你这人是怎么回事？累了一天，大下班的，你是成心和我找不順心！

李队长 这都怪我心太急了。

张培芳 你急我又沒碍着你，再說，我也沒閑着，別死乞白賴地拉我呀！

〔徐大媽聞声出来。〕

徐大媽 培芳，你这又是怎么了？

张培芳 徐大媽，正好，您来評評这个理儿：我下了班，忙着买了点菜就往回跑，还没进屋，就遇上这么个生拉硬拽的，把菜拽了一地，您說，有这样的嗎？

李队长 大媽，我是想找这位同志打听个人……

张培芳 有这么打听人的嗎？不知名，不知姓，这不是成心……

徐大媽 好了，好了，別說了！不知道就不知道，快回去弄飯吧。

张培芳 真沒見過这样的，大下班，挺忙的……（嘟嘟囔囔地下）

李队长 麻煩您了，大媽。

徐大媽 麻煩什麼哪。我們這個鄰居就是這麼個炸彈脾氣，你也別怪她，要找什麼人哪，你說給我听听。

李队长 我，我……大媽，我找的這個人，還真是不知名，不知姓，我得先和您說說原因。

徐大媽 那好。她大姐，你就進屋來說吧。

李队长 好。您貴姓呀？（二人進屋）

徐大媽 我姓徐。請坐吧。

李队长 徐大媽，是這麼回事，我們生產隊的張大娘帶着外孫來市里串親戚，正路過一座小橋，孩子跑前跑後地光顧瞧熱鬧去了，老太太一不留神，孩子就从橋上摔了下來，把頭給跌破了。當時，咱們棉紡廠的一個女同志正巧碰上了，她抱起孩子就往醫院跑。孩子需要輸血，這位女同志又正巧是那個血型，一點沒猶豫，伸出胳膊就給孩子輸了血，救了孩子。可人家問她，她連個姓名也沒說就走了；有人說，許是棉紡廠的，常見她上下班從這排房子出來，所以我就打聽到這裡來了。

徐大媽 哎呀，這個女同志可太好了，這會是誰家的呢？

李队长 是呀，徐大媽，您想想，看會是誰家的呢？

徐大媽 你說說她是什麼長相，有多大年紀？

李队长 這……（一時回答不上來）我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我到醫院有事，正巧碰到了張大娘，她把事情告訴了我，我問那位女同志是誰，她說她也知道，已經

走了。据大伙說，有二十五、六岁，个子不高……

徐大媽 嗯。

李队长 大眼睛……

徐大媽 嗯。

李队长 剪发头……

徐大媽 穿个蓝褂子？

李队长 不，說是穿的花上衣。

徐大媽 这就不对了。

李队长 您說的是誰呀？

徐大媽 听你說这年紀、长相，倒挺象我閨女；可这衣裳不对，你还是到別处去打听打听吧。

李队长 （失望地）那好吧，謝謝您了，徐大媽！这叫我上哪找去呀，这可真是個雷鋒式的工人。

徐大媽 什么，雷鋒？对，我听我閨女說過这个人，說他总是爱帮助别人，又不告訴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看沒錯，准是这个雷鋒。

李队长 （一笑）徐大媽，您弄錯了，雷鋒是解放軍战士，輸血的这个棉紡厂的女同志呀！

徐大媽 是呀？（笑）那是我弄錯了。那你还是到別处去問問吧！

李队长 我先到厂里去找找。再見，徐大媽！（下）

徐大媽 （自語地）如今这年輕人可真大变样了。——說一千，道一万，这都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孩子哟。（看鐘）这么晚，徐瑛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呢？

〔张培芳上。〕

张培芳 （趴在窗口）大媽，把您的菜板借給我用用。

徐大媽 培芳呀，來拿吧！（進里間）

张培芳 （手持筐籬，邊揀着菜入內）怎麼，徐瑛還沒回來呀？

徐大媽 沒回來，在廠里你沒看見她？

张培芳 沒有，下班我就回來了。

徐大媽 你怎麼回來這麼早，是不是人家開會，你又先溜號了？

张培芳 今兒可不是溜號，沒開會。

徐大媽 那徐瑛怎麼沒回來？這孩子進廠就忘了家，就不知道當媽的着急。

张培芳 准又是學雷鋒，幫人做好事去了，要不，怎麼叫積極分子呢？上班，是紅旗手、先進生產者；下班又幫人洗衣服，做飯，外帶買煤送糧食。

徐大媽 噢！怪不得前天回來滿身是汗，就象剛從煤堆里鑽出來似的，鬧了歸齊是這麼回事。可自己家的事就不知道用点儿心。這不，都一個星期了，我給了她二十塊錢，叫她買床花床單，可倒好，不見花床單，天天帶個小花臉回來。

张培芳 這還是小事吶！大媽，說出來您可別生氣，我這可是為了大妹妹好，您是得說說她，別老往單身宿舍跑，那淨是些爺兒們。

徐大媽 怎麼了？

张培芳 怎麼了？跑那給他們釘破鞋、洗臭襪子的，叫我，

甬說洗，就是瞧着，哇——我非得吐在那。

徐大媽 淨是些一摆弄机器就忘了自己的爷儿們，幫幫也是應該的。

张培芳 哟，您也这么說？哼！要是我呀，就是給錢也不干，侍候他們？有那工夫还回来歇着哪！

徐大媽 年輕輕的，干点活也累不着。成天在一块，免不了都有个求着誰的时候。

张培芳 哼，誰也别找我，反正我也求不着人。哟！瞧我，光这閑扯，把正事儿都忘了。（拿起菜板）待会儿就給您送来。

徐大媽 不忙，你用吧。今天怎么想起借我的菜板来了？

张培芳 今天四、五口子吃飯，我們的小菜板不够用了。

徐大媽 办什么喜事，这么多人？

张培芳 咳，忘了告訴您了。俺小宝在他姥姥家住了半年多，想得慌，前些天給捎了个信去，趁着孩子今天过生日，叫我媽把小宝送回来。

徐大媽 这可是个喜事，你看，你搬到这边都好几个月了，我还没见过这孩子呐。这回接来，下了班你可有事干了。

张培芳 可不是嘛，三天不見就得想，可回来两天，还准得挨揍。

徐大媽 当媽的就是这样，打也是疼，亲也是疼。（忽然想起）唉，吳秀兰今天上班了沒有？

张培芳 吳秀兰？

徐大媽 就在这后边住的那个。

张培芳 甲班的？

徐大媽 对，就是她。

张培芳 象是沒上班，好几天沒看見她了，怎么？

徐大媽 那徐瑛准上她那去了。說起秀兰来也真讓人替她着急，年輕輕地就急着結了婚，拖上了一堆孩子。这不，大的生麻疹刚好，小的又接上了，打前天又得了个抽风病，俺小瑛帮她跑了好几个医院，那孩子还是好好万万的。咳！

张培芳 怪不得徐瑛昨天向我打听药的事呐。

徐大媽 什么药？

张培芳 云南惊风丹。俺小宝从小就爱抽风，老也沒断根，也是后来听说这药好使，买回来一試，可不，孩子都翻白眼了，吃上药，一会儿就見好。

徐大媽 哎呀，这药可太好了，是在哪买的？

张培芳 当时中药房里都有，說是最近才缺货。

徐大媽 嘻，怎么赶得这么不是时候，那你就沒剩下点？

张培芳 啊，剩……也就是个一星半点的，当时順手一塞，加上往这搬家，就再沒看見。早要是多买点，您說，要点药算什么。大媽，您歇着吧，我还得赶紧回去忙这頓饺子哩。（下）

〔稍停，吳秀兰上。〕

吳秀兰 大媽，徐瑛在家嗎？

徐大媽 誰？秀兰哪，进来呀！徐瑛還沒回来，我还以为上

你那去了。怎么样，孩子好些了没有？

吳秀兰 昨天去医院打了两针挺好的，可刚才又抽了一阵子，医生让我再抱孩子去看看。这儿离医院这么远，一去又得走半天，可家里这四张嘴还等我做饭吃呐！哎，大媽，听人家说，云南惊风丹挺有效，哪知药房最近缺货，过几天才来。听说，这边宿舍可能有，我让徐瑛给打听打听，不知她打听了没有？

徐大媽 只要有就找得着，光急也没用，还是先在医院里治着。

吳秀兰 您是不知道呀，大媽，我累就累在这些孩子手里：这大的刚好，小的又接上啦，闹腾得整宿不能睡觉，也三天没上班了。咳！

徐大媽 别难过了，等徐瑛回来叫她再去找找。

吳秀兰 这几天叫徐瑛也跟着受累了。（掏出钞票）大媽，这是二十块钱，您收下吧。

徐大媽 什么钱？

吳秀兰 是上医院给孩子看病，手里紧，徐瑛借给我的。

徐大媽 啊！（刚要接，忽然变了主意）嗨，忙什么，我又不等钱用，孩子好了再说。

吳秀兰 谢谢您，大媽，不用啦，工会已经打发人给我送来了补助金。（把钱硬塞进徐大媽的手里）

徐大媽 工会是工会的，我是我的，快拿着吧。

吳秀兰 大媽，谢谢您，不用啦！

徐大媽 家里有病人，什么不得花錢，先拿着吧。（把錢遞給吳秀兰）

吳秀兰 （感激地）……那好。大媽，等徐瑛回来，您可千萬問問葯的事。（下）

徐大媽 放心吧，忘不了。（等吳秀兰走后）唉，怪了，徐瑛这孩子，这也沒有，那也沒去，会上哪儿呢？

〔徐瑛肩扛袋粮，提小包、挟紙包，从窗下经过，顺手将紙包往室内桌上一抛。

徐大媽 誰？（見是徐瑛，正要发作，又見她扛袋粮）哎哟，这是扛的什么，这么重！你不要命了。

徐 瑛 王大娘买的粮，我順便給她捎回来。媽，送去我就回来。（走下）

徐大媽 快回来吃飯！（嘟嘟囔囔地）早都凉了，还得給你再热。（正要进內室，发现徐瑛刚扔进来的紙包。拿起，打开，是一床漂亮的大花床单）吓，还真会买，嗯，好看。

徐 瑛 （上，悄悄推門进屋，接着話說）好看吧？

徐大媽 哟，这丫头！

徐 瑛 今天回来，可不是光帶了个小花脸吧？下了班，赶紧就去給您买花床单。

徐大媽 嗯，昨天怎么不买？

徐 瑛 忘了嘛！

徐大媽 我可沒忘，拿来！

徐 瑛 什么？

徐大媽 不是发了工資嗎？

徐 瑛 嗨，您可記得真清楚。（將錢掏出，剛要遞過去，又將手縮回）媽！……

徐大媽 少二十，是不是？

徐 瑛 （奇怪地）您怎麼知道？

徐大媽 我怎麼不該知道？把錢借給秀蘭，為什麼還瞞着我？

徐 瑛 （撒嬌）媽！秀蘭來過？

徐大媽 來還錢，我又讓她拿回去了。

徐 瑛 您可真是個好媽媽。

徐大媽 用不着你來夸我。

徐 瑛 她孩子好些了嗎？

徐大媽 沒有，急得不得了，問你給找的什麼，什麼丹？

徐 瑛 雲南驚風丹。

徐大媽 對，就是這種藥，問你找着沒有。

徐 瑛 今天在廠里，听培芳他們組的人說，從前她孩子得過這種病，就是用雲南驚風丹治好的，待會兒我去問問，看還有沒有。

徐大媽 剛才培芳來過了，說是剩了個一星半點的，順手一塞，加上往這一搬家，就找不着了。我看那意思可不大象，誰知是真是假。

徐 瑛 不會的。待會兒我叫她好好給找找。

徐大媽 對了，培芳的孩子要來，說是他姥姥今天給送來。

徐 瑛 嗨，培芳姐這回可該高興了，省得天天老念叨。我這就去看。

徐大媽 等等，飯還沒吃又想往外跑。看，我還說把飯再熱熱吶。

徐 瑛 我一會兒就回來。（轉身要走）

徐大媽 （發現女兒身後被挂破一塊）回來！把衣服挂破了也不知道，脫下來我給你縫縫。（邊說邊找針線）这么大的姑娘了，還老得別人管着。

〔徐瑛將衣服脫下遞過去，徐大媽也將針線找好，但老眼昏花，幾次都沒把針引上。〕

徐 瑛 （想起什麼，從手提包里拿出一件東西，忙在徐大媽眼前一晃）媽，您猜這是什麼？是剛剛給您買的。

徐大媽 還用猜，准是好吃的。

徐 瑛 不對，不對，您再猜。

徐大媽 沒那閑工夫，快熱飯去吧。

徐 瑛 我不。媽，您把眼睛先閉上，閉上呀！

徐大媽 我这睜着眼還引不上針哪！

徐 瑛 不，您一定得閉上，要不我就不去吃飯。

徐大媽 （无可奈何）好，閉上。

徐 瑛 （迅速地把新買的老花鏡給徐大媽戴上）媽，睜眼！

徐大媽 （睜眼一看）嚀！小瑛，你可真會給媽辦事！（一下把針引好）看看，一下就行了，戴上眼鏡瞧針鼻兒就象大爐圈似的。嚀，怎么瞧這花布和麻袋差不多。

徐 瑛 人家說，不合适还可以去換。

徐大媽 合适，合适，再沒那么合适的了。（發現提包里還鼓着）把包拿給我看，还有什么寶貝？

徐 瑛 （一惊）沒了，什么也沒了，就是那件藍制服。

徐大媽 对，你怎么不穿着回来？

徐 瑛 （眼珠一轉）噫，下了班，帮老师傅修机器，不小心弄了一身油，我是拿回来洗的。

徐大媽 （灵机一动）小瑛，你过来我瞧瞧。

徐 瑛 （莫名其妙）瞧什么呀？

徐大媽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徐 瑛 您別沒事找事了，戴上眼鏡看什么都不对了。（抽身要走）

徐大媽 等等。小瑛，厂里今天出了什么大事？

徐 瑛 没什么大事。啊，对了，我們研究的細紗接头已經試驗成功了，明天全車間就要推广。

徐大媽 不是这事。（仍望着女儿）听说今天摔伤了个小孩？

徐 瑛 ……在哪？

徐大媽 厂里有人給孩子輸了血？

徐 瑛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您是听誰說的？

徐大媽 今天有个人上这来打听。

徐 瑛 打听什么？

徐大媽 看样是来道謝的唄。

徐 瑛 噫，謝什么，救人贖，誰遇上也会这样。

徐大媽 听你說的，这是輸血。这人也怪，輸了血不留姓名就走了，可真有点象那个雷鋒呀。

徐 瑛 噫！

〔外面一陣急喊：“徐瑛，徐瑛姐！”随着跑上一个姑娘——楊洁。